

花言峭语

这两天最大的热点事件,就是王力宏的前妻李靓蕾的长信引起的讨论了。这封长信讲述了他和王力宏相识的缘起、相处的场景以及离婚的缘由。可以说,这是这几年时间里,公开平台上质量最高的公开信。

但也正是这封高质量的公开信,让我产生了一个令我窒息的念头:这么好的出身,这么好的教育,这么好的资源,为什么还脱离不了那些腐朽的人生脚本?怎么还是老一套?

男的控制不住自己的欲望,把女方当工具人;家族想延续香火和名望,每一个人都各司其职;女方也严格遵守社会赋予女性的那些期待,一直在忍受,直到婚姻不能持续了,才终于爆发。所有这些看起来都这么眼熟,像发生在我们的身边,而不是发生在一个名门望族里的故事。

所以网友“花大钱”说:“最荒唐的是,都已经活到这个程度了,在精神追求层面总得高出普通人类一点点,然而并没有,完全没有,犯的错全都这么低级、无聊还雷同。看来,不管艺术创作还是社会声望,都无法垫高男性的人格。”

钱眼识人

最近我接到一个工作,就是梳理点评2021年的国剧,希望能够体现出一点时代风貌,也因为这个契机,当然要做点案头工作,无论是剧还是人都是在时间的流转中一点点地变了模样,为了做对比,我一下把“进度条”拉到千禧年,2000年。不得不说,我们80后的电视观众在心绪最敏感的青春时期接触过“好东西”,那一年九月我上大学。

当年在北京电视台开播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几乎是近年来“悬浮穷人”的强烈对立,后者说的是月入3000的打工人,可是却能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住进望江公寓,吃个网红款的自热火锅,还大言不惭地说自己潦倒。而前者呢,穷是真的穷,很多观众印象最深的怕就是张大民小屋里那棵绿化部门不准砍掉的树,所以呢要把屋顶和床都锯个洞,晚上男人睡

早闻狄声

12月大剧扎堆,《对手》最初并没有吸引我的注意。国安题材作品,还以当代生活为背景,拍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大。

不料两集看完,真香。一口气追平,故事紧凑、逻辑缜密、人物鲜明,敌我对比强烈而生动,让人不由自主就与《对手》的宣传语有了共鸣:原来,间谍可能就在你身边。

华服香车、俊男美女,或许是受到“007”故事的影响,人们对间谍特工向来有神秘而浮夸的想象。以往的许多同类题材国产剧,也不约而同选择这种表现方式,让年轻的偶像们穿西装、佩耳麦、持手枪,眼神锐利,走路带风,生怕他人不知道自己身份特殊。

《对手》恰恰反其道而行之,剧中的间谍大隐隐于市,是默默无闻的出租车司机,是囊中羞涩的中学老师,是看不出来来历的普通文员。代号“凤凰”的李唐(郭京飞 饰)与丁美兮(谭

全新的脚本

这也是这件事最让我感慨的地方。王力宏生于知识分子家庭,他们家中的所有成员都在顶级名校受过教育,也包括他本人,他的前妻李靓蕾也同样是名校毕业,能够进入这些学校,已经足够说明他们所在的阶层、他们的身份、他们的财富地位了。不管是王力宏还是他的家庭,还是他的前妻李靓蕾,其实都是通常意义上的顶级的精英人群。然而,即便是这样的精英,在面对生命,面对人生,面对命运的时候,也并没有新的玩法,没有新的思维模式,没有新的追求。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自从我们呱呱坠地的那天起,这个世界就交给了我们一套脚本。这个脚本有基本的人物设定,也有了场景描绘,基本规定了我们未来的人生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说什么样的话,走什么样的人生之路。只有沿着这个脚本走下去,我们才能过得比较顺畅,才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可。而且这种脚本是一个垄断性的脚本,没有别的可能,也没有别的样本。就像一个好莱坞剧本套路,当所有人都用这种方式去书写剧本的时候,它就成了一种刚性的制度。

它不光是一个垄断性的制度,更是垄断性的思维方向。它告诉我们,人生在世必须要嫁,要娶,必须要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而且临终的时候,要有人围在床边,葬礼要办得风光,如果不够风光就会被人嘲笑。如果想要突破这个脚本思路,所有人都会来警告你,这个脚本,他们“看不懂”,“受众范围太窄”。

我们每个人遵照自己的脚本在兢兢业业地生活着,不敢有丝毫的越轨,不敢抱怨,也不能去设想另外一种可能。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总在设想,精英阶层的那群人,在获得了极大的自由之后,有没有可能创造出另外一套脚本,这套脚本是极富创造性的,让他们可以活出自己的人生,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创造生命。

从王力宏和李靓蕾的婚姻事件来看,这种可能性几乎是微乎其微,已经获得了这样的地位,这样的自由,他们延续的仍然是一个非常老旧非常陈腐的脚本,依然要过一种没有任何创意的人生。事实上,这些年,每逢精英家庭因为种种机缘,把他们的生活展示在我们面前,我都会有相同的感触,人

类这个物种,是有天花板的,人类的玩法,目前看来,就这么多。他们都没有新的脚本,去过一种新的生活,我们普通人又如何找到新的脚本呢?

所以像马斯克这样的人,会被当做外星人,他创造人生的所有做法都是这个地球上少见的,更是精英阶层里也非常罕见的,他无视通常的人生法则,突破了人类目前所能到达的天花板。固然和他的财富有关,却也说明了,即便有了财富,人也才刚刚越过那个门槛,你需要更多创造性,需要更多勇气和智慧,去创造一套全新的人生样板、否则,你的人生,也不过是一个村中小富人家的扩大版而已。

但也是这些偶像们的黄昏时刻,这些精英的失败,反而传递给我们一个信息,那就是,在财富地位的尺度之外,人其实还应该有一个创造的尺度,找到新的生命样板,突破现有的生活法则,而不要再去借用别人那种陈腐的脚本,也可以是成功富有的人生。

韩松落 作家

二十年前,我们相信什么

觉得把腿儿劈开夹着睡,屋里的树兀自生长,不悲不喜,而屋里的人日子还得过,张大民两口子也培育了一棵“树”,他们的儿子张树。

早熟的男孩问过大人:“妈,人活着有什么意思。”妻子云芳说:“有时候觉得没意思,刚觉得有意思,又觉得特别有意思。”同样的问爸爸,张大民就一个信念,其实也是千禧年人们的企望,没意思也活着,就活着,好好活着。女人的隐忍将苦难怀柔,男人的豁达是对苦难的消解。

这一年还有一部“神作”,就是永远可以相信的周迅,客串被定格成永恒的《大明宫词》,有多经典?每逢元宵节,就有念旧深情的观众提到这段独白:我从未见过如此明亮的面孔,以及在他刚毅面颊上徐徐绽放的柔和笑容……我目瞪口呆,仿佛面对的是整个

幽深的男人世界。作为类型,它当然是历史剧,可是能够击中观众柔软心肠的是它的表达是相当现代的,甚至是对绝大多数女性而言都是能够感同身受的。因为,它其实拍的是一个女人要经历多少才能最终完成对自己、男人乃至世界的了解,并且坚定不移地选择站在真实这一边无怨无悔。

上述是小太平初遇薛绍时的内心,记载了少女的怦然心动;而后面我们居然能看到这样的反思,母亲武则天对成年太平说,作为女人,守望爱情是艰苦而绝望的……你不可以这样做女人,更不能被男人的道德所操纵,不能成为他们用以完善自己德行的工具,这往往比服从他们的命令更可怕。读一遍,再读一遍,多读几遍,难道不在眼下偶像顶流纷纷崩塌的时刻更有对普通女性的警醒价值。

当我把这一段复制粘贴发在社交平台时,你看同龄人的反应时相当敏捷的,有的感叹,对爱情的盲目推崇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对女性自主成长的剥夺;还有人说20年前的台词是“神预言”,更有人说真正的强者是武则天啊,独立思考,经济独立。大家其实早就绕过历史人物的生平而投射了二十年自己在人海里翻滚的感悟。同年的好剧还有《永不瞑目》、《人间四月天》等。

从皇城根下的大民家到唐朝的大明深宫,古今贫富,处处悬殊,但是平等的还是人性,我们选择相信什么,命运的齿轮就向哪个方向转动,爱、希望和独立是优先项。

钱德勒 媒体人

《对手》:平民市井里的“谍战风云”

卓 饰),一出场就是市井中年的困顿模样,成天围着一个“钱”字打转。丈夫执行任务时摔了牙,不舍得安装种植,甚至自嘲想举报自己换奖金;妻子天天和青春期的女儿吵架,柴米油盐醋茶事事烦恼,连收到银行短信都要即刻追问丈夫,“你今天是不是取钱了?”

他们潦倒、庸常,似乎与你我身边的普通人无异;但一旦遇到任务,残忍狡诈的一面又彰显无遗:一个以百般伪装潜入高科技公司安装窃听器,一个以网友身份接近目标,风情万种地以色相相诱。任务过程一波三折,新任上司林或(宁理饰)的出场也给他们带来了更多困扰,“凤凰”步步惊心,观众同样紧张,换作是你,怎么会想到随便上网发发帖都能被间谍锁定?

光是这两个侧面还不够,《对手》在人物塑造上不断加码:李唐青年时代爱诗歌,十几年的潜伏生活让他失

去了文艺的梦,默默藏起了摘抄诗句的本子;丁美兮一再为任务出卖身体,有洁癖的她木然地一遍遍刷牙,内心千疮百孔。间谍生活给他们带来什么?身心俱疲、一地鸡毛,深知自己不过是棋子,是被长线遥控的风筝,有家难回,有梦难圆。层层铺垫之下,观众有共情更有警惕——可怜之人太有可恨之处,走了这条错路,就是万劫不复。

对敌方间谍的刻画木入三分,《对手》写国安战士也毫不含糊。率领专案组团队作战的侦查员段迎九(颜丙燕 饰),干练、细致、专注,单凭目标人物叫外卖的习惯,她就细细排查出了对方的住所。但这个工作上的一把好手,处理家庭问题时往往一团乱麻,丈夫质疑俩人的生活与离婚无异,儿子对她肉眼可见的疏远……是的,正面人物也有自己的生活困境,但从种种细腻的细节里,观众品出的

是牺牲,是奉献,是令人敬佩的一往无前。

当然,《对手》的好,也离不开演员一流的表现:郭京飞、谭卓、颜丙燕、宁理,个个都在水准之上,几乎没有“废招”。李唐沉默中的锐利,丁美兮的美艳妖娆,段迎九的粗中有细,林或的奸诈油滑,华彩片段常有,同台戏份更称得上酣畅淋漓。

这样想来,《对手》的剧名着实到位。戏里,一次次惊心动魄的“猫鼠游戏”意在提醒观众,不要低估和平年代里的危机四伏,“对手”无孔不入;戏外,演员和主创也把真心诚意地观众放在了“对手”的位置上,才交出了这份尊重真实、尊重戏剧的好答卷。

常源秋 媒体人

上海文艺评论 专项基金

特约刊登

情人看剑

她们下定决心 他们怎么办

电视剧《爱很美味》上周收官,让不少观众松了一口气:不仅没有烂尾,还被三个女主角的长篇演说感动得不行。比如张含韵绝地反击慷慨陈词,“女人下定决心的那一天,就是她最美的一天”,然后带着一百个穿婚纱的女性欢聚一堂,有老的少的,长发短发的,黄皮肤白皮肤的,已经不是某地“女子图鉴”那么简单,而像是要铺展开一幅时代女性的清明上河图。

在探讨女性情谊与女性成长的议题上,《爱很美味》的确交出了一份不错的答卷,算上今年另一部电视剧《在他乡挺好的》,题材相仿,人设类似,都在书写当代平凡生活里的都市女性群像:干练型代表如王菊与任素汐、温和型代表如李纯与周雨彤、公主人设如张含韵与孙千,可以一一对应,基本囊括形形色色女性面貌。她们携手同行,一起开心哭泣,完成艰难又可喜的蜕变,这样的故事让女性观众对号入座,感同身受。

随之而来的则是男性形象渐渐退后,甚至成为背景。男女关系此消彼长,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肉眼可见那类阳刚坚强的传统男性形象买少见少,“爱说教的男人”也消失了,不免让人狐疑:这两部电视剧里的男性角色,怎么都那么简单,那么像工具人……当女性不再是处于永恒的隶属地位的客体,获得身心解放时,男人们似乎跟不上她们的脚步了,“这些男生都配不上女主角们好吗”?

倒不一定是创作者们刻意厚此薄彼,为了高光照射时代女性,打压雄性光芒辐射。对照伦敦艺术大学校长格雷森·佩里在《男性的衰落》一书中写的,其实理想的男性形象在现代社会几乎已无实际功效,因为随着社会进步,重活都交给机械完成,打斗则多外包给专业人士等等。如你所见,在《爱很美味》《在他乡挺好的》出现的男性们,糕点师、副导演、男助理、富二代、健身教练,大多唇红齿白,霸道上司白宇帆也是弱不禁风的少年模样——男子气概真的衰落了?

其实是需要重新定义男子气概。比如《男性的衰落》认为,新型男子气概大多会推崇包容、灵活、多元化和高情商,正如旧时传力量、黑白分明和吃苦耐劳。也有更多人开始认同编剧兰晓龙的观点:勇气、智慧、自控、宽容、幽默,都比所谓阳刚重要。

所以倒不如说,《爱很美味》里的男性们,呈现的是时代男性的一种新样貌。有了他们的爱与温柔,才有了和她们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长风新 媒体人